

第六編 國語統一問題

一 國語統一問題

張士一

國語統一問題，現在已經惹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實行統一國語的試辦，也可以說在那裏進行了。不過已經做的究竟做得對不對，將要做的究竟應該怎樣？我們還沒有拿學理去澈底的研究。現在請大家先撇開成見，然後用科學的眼光一層一層的去。

一 語言統一和言文一致，有什麼分別？有什麼關係？先說分別，那麼語言統一問題，發生在全國各處的人，不能完全互相懂得口說耳聽的語言。言文一致問題發生，在手寫眼看的文字，因為不是直接記出口說耳聽的語言，所以十分的難學。語言統一，是求有一種全國人都能說都能聽的國語；言文一致，是求有一種可以直接記出國語的語體國文；兩個問題所從而發生的困難不同，不能混起來的。

再說關係，那麼第一，言文一致是要靠語言統一的；因為語體國文既經是照口說耳聽的國語寫的，那麼自然先要有統一的國語，纔可以有統一的語體國文。

第二，語言統一有可以利用言文一致的地方，因為語體國文可以用做一種工具，帶我們去推

行國語的兩個問題的關係，是天然不能截斷的。

語言統一和言文一致，是國語問題裏頭的兩大部分。我們既經曉得他們的分別和關係，那麼就可以分開來去研究語言統一了。

二爲什麼要國語統一？我們時常聽見人家說，要教育普及非國語統一不可；但是從教育史上看，世界各國却有語言不統一而教育很普及的。例如瑞士，可見語言不統一，教育還是能普及的。不過語言是一種交通的器具，如同鐵路輪船一樣。語言不統一，交通上就有一種不便利，交通不便利，教育普及自然是也要難些，但是我們要國語統一直接的緣故，究竟是爲要交通便利；不過統一語言的手續，是個教育的手續罷了。

三統一國語要辦到怎樣地步？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法。一個是要把各處的方言都改變一些，使他們趨於折衷，成爲統一。又一個是不求改變方言，祇求個個人除了方言之外，還能說第二種同一的語言。

這兩種辦法第一種是不能成功的，因爲語言是人生的一部分，有社會性質的；方言跟社會生活一同變傳下去是很容易的；這兩樣東西，是分不開的。所以我們在家庭之間，同鄉之中，總覺得說

方言是自然些。總之，從語言學上看來，方言的壽命很長，難死得很；要廢制去消滅他，或是改變他是做不到的。祇有第二種的辦法，還可以成爲事實；因爲學習第二種語言的，確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們可以學習外國語，就是一個明證。但是統一這兩字，要辦到原理上的完全同一，是不能够的。因爲從語言學上看來，無論如何，語言裏頭是總有參差的，我們所求的統一，不過是求這公共的第二種語言，全國的人說出來雖是未必完全同一，却是彼此可以完全聽得懂。這個完全聽得懂，是除去了純乎因爲意義上的困難而聽不懂的地方說的。因爲這種的聽不懂，就是在說同一方言的人裏頭也是有的，不是從語言上來的。

四怎樣去統一國語？這件事已經教部籌辦了多時了。我們應該先去研究他所用的方法是否適當。他所用的方法，第一步，是開讀音統一會，就是把讀音統一認爲國語統一入手的辦法。讀音統一會所做的是，一是造字母，結果就是現在的注音字母。二是定標準音，結果就是現在的國音字典。第二步，是傳習注音字母。第三步，是定標準語，就是想編國語詞典去定所用的詞，又編國語文法去定所用的語法，希望有了音典詞典文法這三種書，就可以定國語的標準，大家就可以照他去學了。第四步，令國民學校裏頭一律改教語體國文。這個方法究竟對不對，我們須得一層一層的去研

究。

第一，認讀音統一爲國語統一入手的辦法，不免是個隔靴搔癢。因爲現在的大困難是在口頭的語言用詞、發音、造句，都有不同，不是在紙上的文字讀音不同。口語統一的需要很多，讀音統一的需要很少。從日常生活上講，讀音統一就是辦到，也不過在讀祭文頌詞等類的時候用得到；但是這種東西老實說聽不懂是儘不要緊的。若是真要去研究他，那麼還是總要用眼睛去看的。并且口語統一，讀音自然可以統一；讀音統一，口語未必就能統一；因爲文字的讀音是跟口語而劃一的，所以凡是說同一方言的人，文字的讀音，也是同一的。向來不用語體文，尙且如此。但是口語的統一，決不是可據文字的讀音統一；文字就是用語體，也不過能利用他去幫口配他所學的口語。決不能就把語體文去統一口語。以後講到敘授法的時候，還要訂說。總之把讀音統一認爲語言統一入手的辦法，不但是文不對題，并且是本末倒置。

第二，造字母，先定標準音，也是先後顛倒。因爲字母是用來拼標準音的，應當依標準音的需要而造，不能憑穴造的。譬如沒有數目，自然不能有號碼，但是現在恰是先有號碼，後有數目了。

第三，先定標準音，後定標準語，又是先後顛倒。因爲標準音就是標準話裏頭所用的音，是應該

從標準語來的譬如羊毛是從羊身上來的，但是現在恰是羊毛不從羊身上來的了。

第四，標準語還沒有確定，就去傳習注音字母，也是個糊塗做法。因為注音字母既是用來註標準話裏頭的音的，那麼在標準語沒有定的時候，叫他去注什麼呢？譬如一篇音樂裏頭所用音的調，還沒有確定，就要叫人家去用五線音譜記出，請問糊塗不糊塗？

第五，做幾本音典辭典和語法書，以為標準語就可以定了，這又是一個妄想。因為從語言學上看來，語言是一種活的東西，變化很多，包括很廣，語言大全這樣的書，是似不成什麼。說話的人，纔是真的語言大全。要定標準語，須要拋開死書，指定一種說話的人，纔能真的確定。

第六，標準語還沒有確定，就令全國國民學校去教授語體文，也是欲速不達。因為語體文須要根據口說國語的，要先有確定的口說國語，把他先教起來，然後一步一步的把兒童已經能夠說的寫下來，教他們認字，這纔是小學生應該學的語體文。現在這樣的教語體文，完全是個拋空的做，沒有根據的。若是說口語可以從語體文裏去教出來，那是沒有懂得口語的教法。口語是要從耳口入手的，不可從眼睛入手的。即使口語可以從語體文裏去教出來，這個語體文也必定先要根據於標準口語纔可。現在標準口語還沒有定，這語體文總是落空的。

上面所說的六個錯誤，是根本上的錯誤，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沒有處處按着發生國語統一問題的根本困難做去；二，沒有明瞭語言的性質；三，沒有懂得語言的教授法。總而言之，沒有應用學理去做。既經沒有應用學理去做，無論做的人怎樣熱心，到底總要失敗。現在從表面上看，似乎各方面對於這個事情很抱樂觀；但是真的樂觀是理性作用，不是感情作用。試問現在對於這個語言統一的問題，有多少人是曾經細細用研究的態度去澈底想過一番的，有多少人不過是隨聲附和毫無研究的。說一句老實話，現在在那裏大聲疾呼提倡注音字母的人，大半自己連注音字母都沒有識得的；還有在那裏興高彩烈提倡國語國音的人，大半是不過空慕國語國音這個名詞的好聽，若是問他國語在那裏，國音在那裏，就瞠目不能對的；或是回答說道：國語是在國語教科書裏頭，國音是在國語字典裏頭。不曉得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是要根據於有標準的國語國音的。現在的國語教科書，不過是書商投機的東西；那國語字典，不過是一部再版的滿清皇帝欽定音韻闡微；這種的國語國音，是冒牌的國語國音。國是應該愛的，但是冒這個國字名的東西，不可就糊亂去愛的；否則麻雀牌可以叫他國牌，鴉片烟可以叫他國烟，繡足可以叫他國裝，一律就可以去崇拜了？

但是這個國語統一的亂子，在現在這個學問缺乏的時代，是免不了要鬧的。祇要自今以後，力

改而非聽學理的解決，用正當的方法去做，那麼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正當的辦法是怎樣呢？

第一步 定標準語。

第二步 定標準音。

第三步 製字母。

第四步 師範傳習。

第五步 在學校裏和社會上推行。

照這個程序去做的時候，一步一步都要應用近世科學的知識和科學的方法。凡教育學、語言學、語音學、心理學、普通教授法、外國語教授法、速配術、種種原理和方法，都要盡量去應用，那麼所得的結果方纔可以相信得過。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程序裏的五步，分開來去研究了。

五怎樣去定標準語？定標準語的方法有兩種。

(一)用一種混合語。這混合語或是現成的，或是特地去造成的。

(二)用一種方言。這方言是現成的。這兩個方法，一般人都以為用第一個好。因為混合語好像是大家有分，至公無私，不偏不倚。但有以下種種原因，不如用方言好的。

(1) 用一種方言來做標準，實在也是大家有公；因為無論那一種方言，同別種方言公共的地方是很多的。

(2) 凡是標準愈客觀的愈好。混合語不容易定客觀的標準。爲什麼呢？請先說現成的混合語。現成的混合語，在我國莫非就是普通官話。普通官話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有人說，就是各省人到北京因爲言語不通，就自然用一部分的北京話，一部分的大鄉話，彼此談話生出來的，就叫做北京官話，或是普通官話。還有人說，官話是各省都有的，發生在大都會，例如江蘇各處的人到了南京，福建各處的人到了福州，就一部分用省會的話，一部分用本鄉的話，混合成了江蘇官話，福建官話。普通官話就是說這種各省官話的人會集在全國最大的都會所發生的，就是一部分是北京本地話，一部分是各省官話。這兩個普通官話的定義，原是大同小異；無論照那一個定義，這普通官話，總是隨說的人的方言而不同的。實在他裏頭所用的音詞，語法種種，是很不一律的。我們究竟去教怎樣的呢？若是說可以去定出一種一律的來，那麼就是和特地去造成的混合語，歸入一類。下面再要詳說他的不能做標準。總之這個普通官話的名詞所指的東西，是很含混的，實際上是很不一致的，在實際開談的時候，似乎彼此會可懂得，到了談緊要事情的時候，那就往往有不曉的困難了。所以拿

普通官話做標準，第一因為他不能有確定的審觀標準，仍舊是沒有標準；第二並不能達到語言完全彼此相通的目的。

再說特地造成的混合語，也有不能定標準的地方。第一，怎樣去把方言來混合，是很不容易決定的，祇要看從前的讀音統一合就可以曉得這個弊病。他們那個時候就是要想造成一種混合的國音標準，因此古音，今音，南音，北音，鬧個不休，總沒有一個滿意的混合，以後鬧得時候太久了，就勉強求一個結束，把一部舊韻書來做根據，用多數表決法，審定了幾千個字音。當初教育部的當局曉得他們沒有真正研究到底，所以注音符母和審定的字音，都不發表。那知道後來隔了數年，當局換了人，這個沒有研究到底的字母，竟公然發表出來了，弄成今日這個注音符母的大迷信。因此可以見得用特地造成的混合語做標準不妥的地方。還有第二個不妥的地方，就是即使混合的方法能妥安定，這個特地造成的混合語，是全國找不出一個人完全能照他說得純熟的，那麼祇好靠幾本死書去記出這個標準來了。但是死書是不能定活語的標準的，上面已經說過。這樣看來，即使有了特地造成的混合語，仍舊不能實用他的標準，那麼這個標準，就等於沒有了。

(3) 用混合語不能得適當的師資，無從去教授。因為若是用現成的普通官話，那麼普通官話

是隨各人的方言而異的；這個人說，我說的是普通官話；那個人也說，我說的是普通官話；凡是把本鄉話改變了一部分的人，就都可以說他說的是普通官話。但是究竟說到怎樣的纔可以算他確是說普通官話，可以去做教員呢？這是極不容易定出來的。若是要把書本去定出來，那麼上面已經屢次說過不能行的。再進一層，即使語言大全可以編得出來，令教員去從這部書裏頭學國語，那麼還有不合於口語教授法的地方。口語的教授不能從書本入手，上面也已經說過。所以要靠幾本死書去學到口語純熟可以教人，是辦不到的事。

若是用特地造出來的混合語，那麼適當的師資，更不必說了。全國既找不到一個人說得純熟的，那裏可以去傳習呢？

(4) 方言是已經在一個地方通行的，就是在生活上已經實在試用過而沒有困難的。但是普通官話是還有不能完全互相懂得的困難；特地造成的混合語，更不能斷定他將來必能合用。

從這幾個理由看來，用一種方言去做標準語，是最直截爽快的辦法，可以免了種種行不通的地方。既是用一種方言去做標準語，那麼就要進一層問應該用那一種方言。這個資格分析起來，有以下這幾層。

(1) 要這種方言，最近於文字，有這個資格的是北京語。

(2) 要向來用這種方言的書籍報紙等類最多，有這個資格的，也是北京語。

(3) 要向來研究這種方言的人最多，研究所得的結果最多，有這個資格的，也是北京語。大概外人來華研究北京語的最多，著的京語書籍也最多。即如字典一類，很有好的可以利用。本國人所著京語的研究書籍，也是比其他的方言多。

(4) 要最容易崇自然的交通平均傳播到各地方去，有這個資格的，也是北京語。因為各地方的人，到京都去，和從京都出來，是最平均。

(5) 要教授方面的經驗最豐富，有這個資格的，也是北京語。

(6) 要向來為各地方的人所最信仰的，有這個資格的，也是北京語。

(7) 要用在最說說話的地方的，有這個資格的，也是北京語。因為北京是政治外交的中心點，也是教育的中心點，說話自然最為講究。

(8) 要是最優美的。這個資格，不比上幾的容易審查，但是可舉一二端來表明北京語的優美。先說他本身上的優美，例如拿南京語來比；南京語有入聲，音調急促難聽，北京語無入聲，音調舒展。

好聽；南京語的音調抑揚少，北京語的音調抑揚多；南京語不及北京語的優美，這是一端。再說附帶的優美，例如北京人說話聲音圓活，發音經濟，南京人說話聲音剛厲，發音太穩，附帶的優美，學口語的時候，就一同學得的。北京語有這兩種的優美，是很確實的。凡外國人熟悉我國各種方言的都是這樣說，本國人細細一辨，亦自明瞭。

照以上八層看來，北京語最合於做標準語的資格。此外還有幾層也要討論的。

(9) 要全國聽得懂的人最多。這一個資格，是很難審查的；因為從沒有人用過試驗法、統計法，去這樣比較各種方言。即使要去比較，也是因為裏頭包含的東西太多，所用的手續太繁，極難辦到的。

(10) 要說別種方言的人最容易學。這個資格同上一個資格一樣的難審查。但是有一種普通的親會，是可以解釋的；往往有人以為混合語最容易學，其實不然。譬如北京語和蘇州語，本來也有一部分相同；若是改去蘇州語一部分，使他成了混合語，這個混合語和本來的蘇州語，也不過是一部分相同。蘇州人去學他，未見得就比學北京語容易。並且容易學不容易學的問題，還有教授上便利不便利的關係。一種現成的方言有確定的標準，有適當的師資，可用適當的教授法，那就比混合

語容易學了。

(11) 要最近於將來因交通十分便利而自然成功的統一語言。這個資格最難審查。因為將來自然的統一語在什麼時候纔可以成功，並且究竟是怎樣的，現在先不能斷定，又怎樣好去拿標準，比現在各種方言看那一個最近呢？

照這樣看來，用北京語做標準語最爲適當。世界各國裏頭凡是有標準語問題的，大概所用解決的方法也有一種公共的傾向就是用京師的語言做標準語。這個緣故，就是上面第 3、4、6、7 等項我國若是也拿京師的語言做標準語，可以說是最安穩的辦法。因爲利用先進各國的經驗去辦，是冒險最少的。但是有人說，北京語裏頭有許多狠粗俗不堪的分子，不能入標準語的，這個話是很有道理的。我們拿北京語來做標準語，自然不應該用他裏頭很粗俗不堪的分子。但是怎樣可以分別這些分子出來呢？我們不能逐字逐句去列出表來的，若是要去列出表來，那又是一個編語言大全的辦法了。最適當的辦法是一種具體的辦法。具體的辦法是怎樣的？請先把標準語的定義說出來，就可以明白了。

標準語定義 中華民國的標準語，就是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所說的話。

說明 本地人是指實在生長北京的人，不指單是籍貫北京人；因為單是籍貫相同的人，說話未必相同。有教育的是指至少受過中等教育的，因為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是社會的中堅人物；拿他們的話來做標準，是最適當的。這個定義，若是說得再要周密，那麼可以加兩個小註。一個就是這稿的人，要並無口吃或其他相類的語言毛病的。二就是用這樣的人在常態裏頭說的話，不是在發瘋裏頭說的話，就是在病態狂態等類裏頭所說的話。但是這兩層本是不言而喻的。

照這個定義，用北京有過中等教育的本地人的話做標準語，那很粗俗不堪的分子自然沒有的了。並且用這個定義於實行教授上，是很有把握的。因為照這個定義，凡能說標準語的人，是能夠分別出來的，是的確能找得到的；請他們去做傳習國語起點的教員，是最為適當，也是很容易辦到的。但是這個話，並不是說凡是國語教員，就都應該讓北京這樣的人去做；不過是說凡不是北京這樣的人而要教國語的，他們究竟能教不能教，就容易辨得清楚了。

還有人說，就是用北京語做標準，也不見得就能全國一致；因為照這個定義的北京語也不是完全一致的。這句話也是很有道理的。因為無論用那一種話去做標準，決不能辦到一百分的全國一致的，上面已經約略說過。就是各國裏頭語言，算是全國一致的，也沒有完全一致的。從語言學上

看來，世界上實在沒有兩個人講的話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同一個人的話，也不能無論何時都完全一致的；即使我們能夠造出一種完全劃一的混合語來，用同一的教師去教全國的人，所得的結果也不能完全一致的。總之，完全一致，是辦不到的，但是太不一致，是要生困難的；標準語須要最近於完全一致，而又可以行得通的，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所說的話，雖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最近於一致，沒有彼此聽不懂的困難，又的確可以用經濟的方法去教授，我們又何必定要去求他完全一致呢？

還有人說北京語沒有人聲，祇有四聲，是五聲不完全的，不能做標準。這個語是毫無理由的。語音的五聲不完全，不是像人的五官不完全，就成爲廢人的。福建廣東等處的話，有用八九聲的，比五聲還要多。那麼怎麼用五聲，就可以算完全呢？從語音學上看來，這個聲的變化，是樂調高低的變化；要說多，那麼簡直可以有無限數的聲。所以五聲完全不完全的說法，是不合科學的。泥古不化的實在北京語祇有四聲，而能夠用到如今，不因聲少而感困難，那就是他的四聲已經够用的確證。他在用聲這一點上，却是很經濟的。

還有人說，即使用有教育北京人的話做標準，這個語裏頭的詞，也要加以選擇的。例如洋火一物，北京話裏頭有幾個不同的說法，就是洋火，自來火，火柴，取燈兒四個名稱，這裏頭取燈兒一個名

稱，是決不可用的，火柴是最好，應該定他做標準語裏頭的詞。這種議論，也是似是而非的。這幾個詞細細從字面上討論去，那是各有妥處各有不妥處。火柴不見得就比取燈兒好，取燈兒不見得就比火柴不好。若是一定要說取燈兒最好，也是說得圓的，因為這取燈兒三個字細細辨來，是指可取以燃燈的意思，倒很有文學上的趣味，極其委婉自致的。還有一個例，人家也是常常引用的，就是鼠的叫法；北京語裏頭，可叫老鼠，可叫耗子。人家往往說耗子是標準語裏頭一定不可以用的，不曉得老鼠兩字，未見得比耗子確當。老字若是作年老的老字解，那麼鼠何嘗多是老的；若是作老弟的老字解，那麼何必這樣去恭敬他。論到耗子裏頭的耗字，那倒是說鼠的性質很對的，何嘗一定不好。但是這種咬文嚼字的辦法，是無濟於事的。從語言學上看來，無論那一種語言裏頭的詞，決不都是完全合理的。若是講到標準語裏頭的詞，處處要從字面上去推敲，那是寸步難行的了，是跑到牛角尖裏去了；這樣去定標準語的詞，是白費功夫，恐怕一百年都定不起來的。最有實效的辦法，祇要這詞的確是在照定義所說標準語裏頭通用的，那麼就可以用的。若是同一的東西有幾個叫法隨時換用的，那麼標準語裏頭，也可以隨時換用這幾個叫法。這樣辦法，可以靠口語純熟的教師，用他自然的說話去教授，是最為直截了當的辦法。但是這個話，並不是說凡是有幾個詞指一個東西，就無

論什麼時候都沒有選擇的問題了。選擇的問題是有的，不過是在於個人用詞的時候隨形酌定，不可勉強把詞典去劃一的。例如年常說話裏頭的用處和詩歌裏頭的用處，自然有時異不相同的，不過這是修辭學裏頭的問題，屬於個人自己的取舍。講究修詞的人，選擇自必精細，必不可用強制的手段，照一二人的意思，去武斷下來，叫全國人遵行的。將來國裏頭出了大演說家大文學家，那麼有些的詞是要受他們影響的。但是現在在統一國語的問題上，祇要這個詞是照定義認為標準的語言裏頭的確通用的，那麼就是標準語裏頭可以取用的，斷不可因為我自己向來少見這個取燈兒耗子的叫法，就說他不好人的心理，凡是不習見的東西，初見往往以為不好，這是不可靠的心理，切不可自己上自己的當。

六怎樣去定標準音。要說定標準音正當的辦法，不得不再細細一看讀音統一會審定字音的辦法，究竟有什麼不妥的地方。讀音統一會用多數表決法定字音，是拿學問的問題用政治的方法來解決，這是第一個不妥。表決之後，因為當場記錄的人，沒有科學的聽音記音的訓練，把音聽錯了記錯了一部分，這是第二個不妥。字音已經記下之後，編輯字典的會長，又用一個人的意見，改了他一部分，成為這個假冒的國音字典，這是第三個不妥。現在教育部籌辦國語統一的人，因為這部字